



老子集成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十四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老子集成

第十四卷

目錄

老子玄贊	蔡可權(一)
老子考異	羅振玉(一一)
老子正詁	高亨(二八)
道德經注	丁惟魯(八五)
道德經通釋	余祖言(一二七)
老子集訓	陳柱(一五七)
闡老	陳柱(二三六)
老子韓氏說	陳柱(二四五)
老子通詁	汪桂年(三一二)
白話譯解老子道德經	葉玉麟(三八八)
老子新證	于省吾(四三一)
道德經傳贊	崔汝襄(四四二)
老子校詁	蔣錫昌(五〇二)

老子玄贊

蔡可權

點校說明

《老子玄贊》，民國蔡可權撰。

蔡可權（1882—1953），字公湛，號湛庵，江西新建人。書前有徐世昌撰序和李翊灼撰題辭。書後有楊僧若撰跋。跋云：『湛庵不注《老》，但於每章後附以玄贊，與湘綺（王闓運）不注《莊》，但於內七篇略述大旨，同一用意。』所謂『玄贊』，即在每章後以六句四言詩概括經義。徐世昌序稱：『蔡君公湛既治老子書，乃獨爲之贊。每節之次，繫以贊詞。觀理之切，衰義之精，覽者當自得之。至其有慨於當世之患，將以闡引道德之真者，此固公湛之志所存也夫！』

此次整理，以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十八年刊本爲底本。

老子玄贊序

老子言道德之意遠矣。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道生之，德畜之。道尊德貴，而常自然。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與神明居。斯非所謂古之博大真人也歟？太史公言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見周之衰也，西去至關，關尹喜，強爲著書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是五千餘言者，固老子所自爲，蓋其有意乎天下之敝者耳。當周之衰，天下既亂，貨財之爭，巧利之智，馳騁於仁義禮樂之際，爵賞刑罰不足以制天下之情僞，憂虞悔吝百出而莫窮。老子閔焉，欲救一世之急，故遂言絕聖智，以仁爲失，以禮爲亂，去巧取樸，要歸於道德之原，因應變化於無爲。夫仁義禮樂之美，爵賞刑罰之制，聖人所以治天下之術者。而天下之亂常出於是，則老子所欲霽然舉以棄之者，斯其意之可哀也已。老子書發明天人之故，微妙難

識，渾唐以來爲之注者衆矣，或目爲虛無寂滅之論，或疑爲權謀術數之書，大率繳繞穿鑿，割裂章句，務爲曼衍，於老子之旨無當焉。蔡君公湛既治老子書，乃獨爲之贊。每節之次，繫以贊詞。觀理之切，衰義之精，覽者當自得之。至其有慨於當世之患，將以闡引道德之真者，此固公湛之志之所存也夫！

天津徐世昌



老子玄贊題辭

檢括綱要，義宣語淨，不漏不支，亦足備一家之說矣。陳三立記

言非得已用明明，道不新成集義生。皇極名原因《易》建，無爲化在與時行。物胥備我誰賓主？師本同人豈甲兵？載繹天人無間意，贊玄語有太平聲。讀湛庵先生《老子玄贊》，敬題五十六言，以志景悟。時己巳十二月朔臨川李翊灼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性與天道，聖者難言。執一不達，致虛極焉。誠無不成，惟曲則全。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萬物我備，用之不竭。愚者失中，妄生分別。惟無所住，快然自得。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

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嚴刑峻法，維厲之階。上若求魚，乾谷孔皆。不伎不求，無害無災。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始一成萬，其來無踪。見智見仁，養正於蒙。輔其自然，何極何窮？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過化存神，上下同流。無咎無悔，鳶飛魚游。集義所生，予取予求。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惟無盡藏，勺水拳石。溝瀆易盈，燭火必熄。戒慎存誠，所貴無息。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八德具備，五行惟修。沛然浩然，與物無尤。資深逢源，剛也至柔。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泰山河海，受物以虛。志不可滿，功不自居。卦終未濟，君子知幾。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心息相依，固有不失。知命君子，乃用其極。自新不已，於穆純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爲利，無之以爲用。

道費而隱，體用一致。源而可逢，風也有自。意必固我，大患攸寄。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妄見既生，乃多可欲。遂強其志，遂弱其骨。日新又新，庶幾不辱。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富貴浮雲，利不爲利。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先憂先樂，察乎天地。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

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昭昭之多，萬物覆焉。無聲無臭，終日乾乾。至矣大哉，有開必先。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與時偕行，見幾而作。不患不知，施博守約。恒其德貞，非由外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靜而後安，以齊物情。盡性達天，蠻貊可行。皆以自明，何用不成？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

姓皆曰我自然。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妙在離言，信道乃篤。言說後起，對待斯屬。我見未捐，其能無欲？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天人無間，感而遂通。禽裏還人，變不離宗。求食於母，道以身宏。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

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惟精惟一，德從道出。物以誠成，至誠無物。原始要終，無極太極。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何以歸之？致曲全真。各歸其根，何敝何新？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遠離痴慢，我見不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物性以盡，作復常明。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陰陽動靜，生於太極。五行萬物，生生不息。悖之則凶，修之則吉。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大寶曰位，大德曰生。大順大化，因明而明。發微充周，天下乃平。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因明而明，不期而至。以人治人，爲物不貳。王道平平，遠求斯悖。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動靜相生，朝乾夕惕。知幾其微，體於作息。放乎四海，日用飲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將作杯棬，莫戕杞柳。形上形下，自無之有。非無非有，金玉莫守。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

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爲上，勝而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以力勝人，風飄雨驟。惟不嗜殺，乃合天道。難哉去兵，中心是悼。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一勺與海，初非二水。萬物與我，誰實誰主？以此語道，名皆後起。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

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自明自強，莫我敢當。天地合德，曷云能亡？天地之根，明陰洞陽。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陰陽相勝，道費而隱。爲仁由己，太和感應。明通公溥，庶乎近聖。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無內無外，利有攸往。泰然處之，執象無象。不悖不惑，歸於惚恍。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盈虛消息，理無二致。知幾其神，守



柔不敵。通乎天人，乃明取與。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土反其宅，萬物以生。水歸其壑，由地中行。變動不居，利物不爭。

老子玄贊上篇終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用中於民，惟主忠信。忠信之薄，失其本性。充實光輝，衣錦尚褻。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

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未始有始，道無不在。知也無涯，逐之則殆。君子挈矩，何內何外？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窮則觀變，成於致曲。陰陽五行，羨補不足。道本淵微，寧靜乃篤。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

及之矣。

盈虛消長，損益謂何？不貳不測，孕於太和。利物不爭，厥利實多。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道充身安，其重無加。慎動於幾，是曰閑邪。無邪存誠，降福孔嘉。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致厥中和，知柔知剛。無爲之治，基於自忘。遍入無間，何用不臧？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邪動斯辱，甚焉斯害。於人無爭，於己無悔。欲不可縱，必慎必戒。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道不遠人，見乎無見。得一畢萬，無微不顯。人我妄分，迷途莫辨。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馳於外者，內必惜亡。妄作之凶，不復厥常。惟不自生，天地乃長。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注其耳目，漠不相屬。察察求榮，適得其辱。視爲嬰兒，於變雍穆。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置死地生，二五之精。原始反終，其道大明。往來闔闢，通誠復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

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之無恩，而大思生。莫知其然，過化存神。聖人體之，至治以成。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守母歸樸，成言乎艮。名勝可耻，實勝斯善。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物有發散，本非得已。藏之無盡，其用乃濟。去奢去泰，慎汝舉趾。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



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心同理同，日月所照。呈象昭然，胥本三要。三生於一，常存衆妙。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腠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握苗助長，是不知常。志爲氣帥，雖柔必強。履中含和，厥惟葆光。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天何言哉？無聲無臭。使物自得，靡所左右。愚而自用，貪嗔紛擾。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

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正則不奇，其紛自理。昧常妄作，從此多事。熙熙春臺，曷云能企？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其內專一，其外儉嗇。所守者約，皇建有極。通乎天人，生物不測。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爲仁由己，何益何損？不尚威網，不罹疾疚。目無全牛，解可迎刃。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水善利物，義在就下。不爭何尤？不號何嗟？王不在大，同流順化。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若遠人，道於何有？富貴而驕，金玉誰守？守中不窮，慎而所取。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立天定人，其道大平。萬物芸芸，得一以生。強加運作，殊非物情。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其道首首，福在萬世。陷阱自納，猶曰予智。哀此下民，遠哉至治。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皆謂我道大，

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一張一弛，誰其喻之？一陰一陽，誰其遂之？惟天昭昭，惟地配之。

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兵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唯兵不祥，哀以處之。不先無爭，以保儉慈。於焉長民，四國是維。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知不知，上；不知

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乾坤易簡，無求自足。專氣至柔，性盡命復。去其奢泰，歸根示樸。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怒而威，厥惟柔克。周流六虛，貴用其權。明道若昧，月盈則蝕。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蹈白刃易，蹈中庸難。栽培傾覆，知之匪艱。誇者死權，刑苛政煩。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



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稅多民饑，輕死輕生。無信不立，大道不明。以人治人，政乃易行。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有發散，本非得已。將欲生之，先置死地。忘柔忘剛，庶幾不悖。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酌盈濟虛，以求道奧。過猶不及，物壯則老。好益惡損，是謂不道。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柔弱無爲，以虛爲體。入於無間，流行坎止。物莫能傷，有如此水。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地合德，是謂無我。無怨無尤，無適不可。惟善爲寶，爲善惟果。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人無外慕，國亦返樸。常若有餘，常若不足。利不爲利，至哉醇俗。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言非得已，大音希聲。無聲之聽，自誠自明。道不新成，何冲何盈？

老子玄贊下篇終

老子玄贊跋

湛庵不注《老》，但於每章後附以玄贊，與湘綺不注《莊》，但於內七篇略述大旨，同一用意。然莊子超乎世表，厭言世法。老子則世法較多，明知三季以來愈趨愈下，終欲少挽世紛，歸於清靜。蓋於無可奈何之中，庶幾萬一有濟。其心良苦。然則湛庵此贊，憂患深矣。

庚午五月同里楊僧若書於延真室

① 汛：疑應依《老子》通行本改作汎。
② 與：疑應依《老子》通行本改作興。

老子考異

羅振玉

點校說明

《老子考異》，上下二卷，民國羅振玉撰。

羅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上虞，客籍江蘇淮安。初字堅白，后改字叔蘊、式如、叔言，號雪堂、松翁、貞松老人，又稱永豐鄉人、仇亭老民。羅振玉喜愛收集金石銘刻，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遺書、西域簡牘、中原碑志等大量古物陸續發現，以一家之力廣泛收集各類新發現的文物資料，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研究，成就非凡，主要有《鳴沙山石室秘錄》、《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遺書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石室遺書三種》、《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錄補》、《敦煌石室遺書》、《佚籍叢殘初編》、《石室秘寶》、

《流沙墜簡》、《流沙墜簡考證》、《雪堂校刊群書叙錄》、《殷商貞卜文字考》、《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後編》、《殷虛書契續編》、《殷虛書契考釋》、《秦金石刻辭》、《殷文存》、《貞松堂集古遺文》及《補遺》、《續編》、《三代吉金文存》、《昭陵碑錄》、《唐三家碑錄》、《西陲石刻錄》、《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六朝墓志菁華》、《海外貞珉錄》、《三韓冢墓遺文》、《石鼓文考釋》、《殷虛古器物圖錄》、《草堂吉金圖》、《貞松堂吉金圖》、《雲窗叢刻》、《吉石叢書》、《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古籍叢殘》、《干祿字書箋證》、《俗說》、《集蓼編》等，羅振玉的其他論著和序跋文字，匯為《永豐鄉人稿》、《遼居雜著》、《貞松老人遺稿》等。

《老子考異》上下二卷，是對清畢沅《老子考異》的補充和修正，利用唐代四種石本《老子》、六朝及唐寫《老子》殘卷十種，對《老子》原書正文進行校勘考正。根據這些資料，他發現畢

沅的《老子考異》詳於宋元諸本，而忽於唐本。又稱雖知嚴可均曾有《老子唐本考異》，但求之三十年而不可得，殆書成而未刊印。羅氏的《考異》，初次利用新發現的敦煌文書中的《老子》資料以校勘《老子》原書，是對清人校勘《老子》成果的發展與補充。

本次整理，以嚴靈峰《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本為底本。



弱冠讀《老子》，得鎮洋畢氏《考異》而善之，以爲諸本異同殆盡於是矣。已而得開元御注石本，以校畢書，則異同之處或出或否，大率采二三而遺六七，始知《考異》詳於宋元諸本，而忽於唐本，蓋猶非善之善者也。嗣讀《鐵橋漫稟》中有答徐星伯先生書，言作《老子唐本考異》，據易州本、傅奕本、明皇注本與《釋文》互校，知鐵橋先生曾依據唐刻別爲《考異》。然求之三十年不可得，殆書成未刊也。予早歲曾手校御注本異同於畢本上，以補其闕遺，後又得景龍本、廣明本，亦先後加人。逮光、宣間，西陲古籍流布人間，得《老子》殘卷數十行。去年春，更得殘卷六，又從法京影《道德經義疏》，從定州王氏影六朝寫本殘卷亦得，即校錄東友狩野教授直喜曩游英京於英倫圖書館校唐本殘卷，予往歲手錄存之。近又得景福石本。於是予先後所見石本四，六朝及唐殘卷十，上下二經八十一章中，未見唐鈔者才四章耳。往歲所記在書眉字隙，旁午不可讀。

頃乃清寫於王注本之上。蓋傳世《老子》王注爲古，陸氏作《釋文》亦依王本，然《釋文》所出王本與今多異。知今本多改字，且有奪漏。予乃根據陸氏一一訂正，俾還舊觀。然後備列諸本異同，以便觀覽。復命兒子福葆別紙寫爲《考異》二卷。唐以後諸本，不復闌入。期與畢書相輔而行，並以補嚴書不傳之憾。惟英法兩京所藏《老子》殘卷，予未見者，尚七八卷。又聞某氏藏《老子》全卷，亦苦不得寓目。所冀西列邦學者，就其所見以補苴予書，亦如予之於畢氏，此則予之志也。癸亥二月，上虞羅振玉序。

此書所據諸本錄左

唐石本四

景龍本 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爲國造，今在易州。
御注本 開元二十六年，易州刺史田仁琬立，今在易州。

廣明本 但存石幢下截尺許，廣明元年十二月建，今在鎮江焦山。

景福本 景福二年立石，人僅大夫上柱國王弼及史大夫上柱國王等字可辨。石不知所在。

六朝及唐寫殘卷十

甲首章至第五章之首。

乙九章之末至十四章之首。已損破，每行存十字內外。

丙十章至十五章之首。

丁二十七章後半至三十六章首行。

戊三十九章至四十一章，乃《老子義》。

己四十一章末行至五十五章。

庚五十七章至八十一章，此六朝寫本，他皆唐寫。

辛六十章至八十一章，乃《義疏》。

壬六十三章末至七十三章。

癸英倫圖書館藏，十章至三十七章，校稱英倫本。

道德經考異上

上虞 羅振玉

道經卷上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景龍本、敦煌本無皆作无，下並同。御注石本作無，又景龍、御注、敦煌三本均無二之字。河上本有。故景福本無故字。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景龍、御注、敦煌三本均無故字及二以字。河上本有，又微，敦煌本作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敦煌本注五十四字。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敦煌本無故字。有無景福及廣明二本無下有之字，下同。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各本皆作形，《釋文》依王本作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敦煌作先。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

之事，敦煌本人下有治字。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景龍、御注、景福三本均無焉字。而不辭，敦煌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生而不有，敦煌本無此句。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景龍本作成功不居，御注本、景福本作功成不居，敦煌本作成功不處。夫唯弗居，景龍、御注二本弗均作不，敦煌本作不處。是以不去。敦煌本注八十三字。

三章

不尚賢，景龍本尚作上，敦煌本作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景龍、御注、敦煌三本均無爲字。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景龍、御注、敦煌三本均無之字。景龍、敦煌二本無是以二字。惟廣明石本與此同。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釋文》強又作彊，敦煌本作彊。其骨。常使民御注本避諱作人。無知無欲，使夫景龍、敦煌二本均無夫字。知今本作智，《釋文》出知者二字，注：音智。知，王本作知，今據改。景龍、御注、敦煌三本亦作知。者不敢爲也。景龍、御注、敦煌、景福四本均無也字。爲無爲，景龍、敦煌二本無此句。則無不治。敦煌本注五十七字。

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景龍本作久，敦煌本作

又，乃久之譌。不景福本不上有則字。盈。《釋文》本亦作滿。淵兮似萬物之宗，《釋文》淵兮注：河上作乎。景龍本作深乎萬物宗。御注本作淵似萬物宗。敦煌本作淵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景龍、御注、敦煌三本作忿。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河上本作若。存。景龍、御注二本均作湛常存，敦煌本作湛似常存。吾不知景福本知下有其字。誰之景龍、御注、敦煌三本均無之字。子，象帝之先。敦煌本注四十九字。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景龍、廣明二本作豈，敦煌本作豈，均芻之別構。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景龍、御注二本均無乎字。虛而不掘，今本作屈，與景龍、御注、景福三本同。《釋文》出掘字，知王本作掘。今據改。《釋文》又云河上本作屈，顧作掘。動而愈景龍本作命。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六章

谷《釋文》：河上本作浴。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景福本地下有之字。根。景龍、御注二本均作玄牝門，天地根。縣縣景福本縣下有兮字。若存，用之不



勤。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景龍、御注二本均無且字。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景龍本作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
廣明本同，河上本、景龍本均作以其無私，御注、景福二本作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景龍、御注
二本並作又。不爭，處《釋文》：一本作居。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景龍本作人。言善信，正景龍、御注、景福三本並作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景龍本作不若其以揣而悅河上、景龍、御注、景福諸本皆作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釋文》：本或作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御注本作憍。自遺其咎。景龍、御注、景福三本作各，乃咎別構。功遂《釋文》：本又作成。身退，景龍、御注、景福三本作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景福本道下有也字。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景龍、御注、敦煌乙、丙、英倫諸本均無乎字，以後各乎字同。專氣致柔，能景福本能有如字。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景龍本避諱作人。治河上本作活。國，能敦煌丙本本作而。無知敦煌丙本同，景龍、御注、英倫三本均作爲。乎？天門敦煌丙本作地。開闔，能無敦煌乙、丙二本均作而爲，景龍、御注、英倫三本均作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景龍、御注、景福、英倫諸本均作知，敦煌丙本亦作爲。乎？敦煌丙本天地開闔而爲雌句在此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河上本作侍。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十一章

三十敦煌乙、丙本、景龍、廣明本均作卅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挺今本作挺，《釋文》出挺字，知王本作挺，今據改。御注本同，景龍本、敦煌丙本作挺。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景龍、敦煌乙、丙三本均無故字。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景龍、景福、敦煌乙、丙、御注諸本均作田。獵，敦煌兩本均作獨，乃獵之別構。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敦煌乙本注卅九字。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河上、景龍、御注、景福、敦煌丙諸本均無此二字。寵景龍本作辱。爲下，景福本作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景龍、敦煌丙本均無者字。爲吾有身，及吾無身，二吾字，景龍及敦煌乙、丙本均作我。吾有何患？故貴以景龍本無以字。身爲景龍及敦煌丙本均作於。天下，景福本下有者字。若可寄景龍本，敦煌丙本作託天下。景福本作則可以寄於天下，又廣明本句末有矣字。愛以身廣明、景福二本作愛身以。爲天下，景龍本此下有矣字，景福本矣作者。若可託景龍本、敦煌丙本均作寄。天下。廣明、景福二本作乃可以託於天下。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